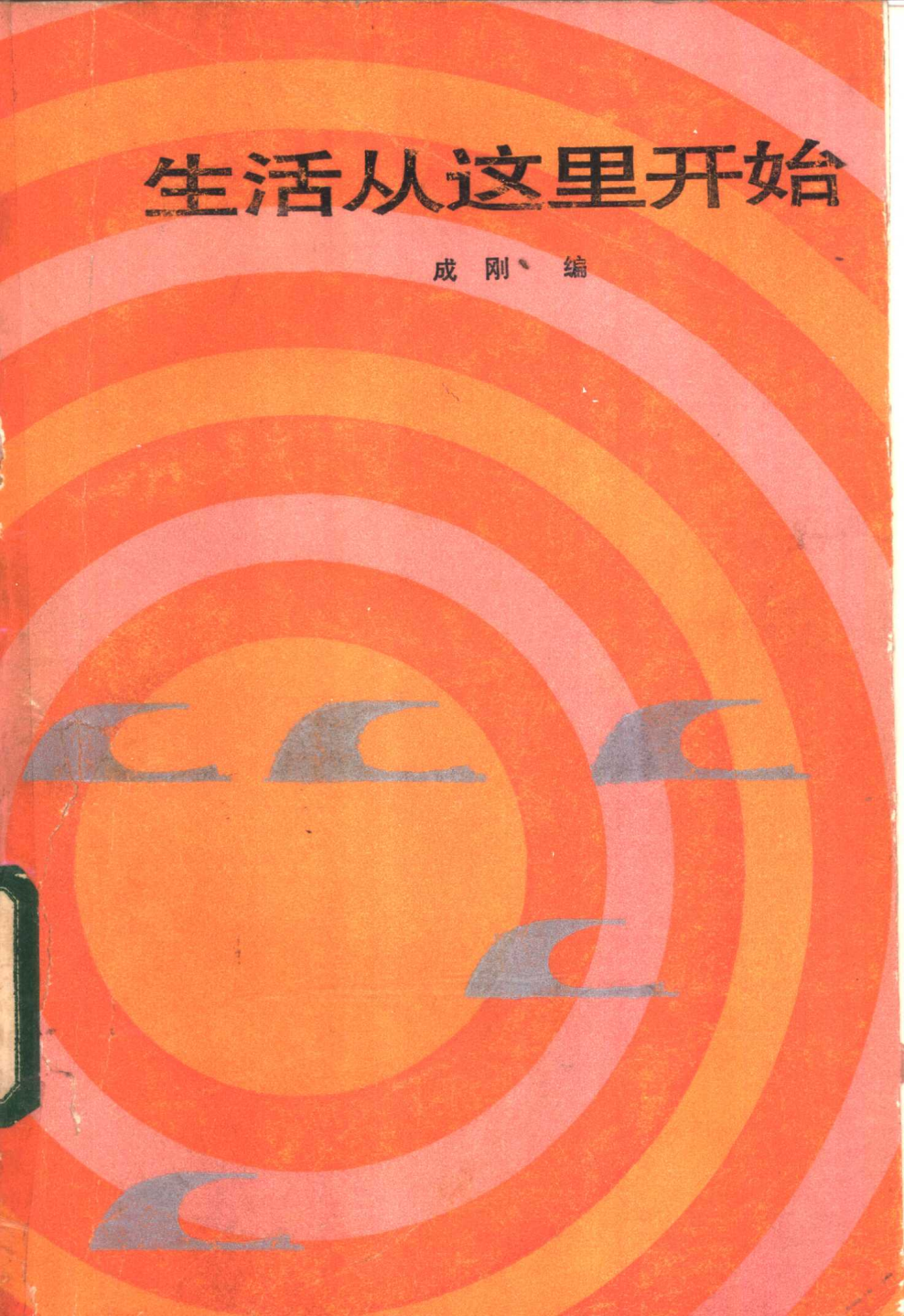


生活从这里开始

成 刚、 编



生活从这里开始

成 刚 编



273478

生活从这里开始

成 刚 编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3印张 2 插页 254,000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1,500册

统一书号：10091·951 定价：1.15元

序

成 刚

本书的二十五位作者不会想到，他们的作品会以这么独特的方式出版。

让我来担任这本书的编选工作，原也出乎我的意料。

然而这些现在却成了事实。

照出版者的要求，这应是一本能看出吉林青年作者短篇小说创作水平的集子。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虽然我为此翻看了所能到手的各色各样的作品，并认真地做过权衡比较。现在我能够说的只是：这二十七篇小说都是我所喜欢的。

我想，任何一个选本（包括自选集在内）大概都无可避免地带有这样的特点。不论事前在选择标准上做了怎样的规定，负责编选的人一旦面对具体作品，取舍之间，还是要受到他的感情的支配。因此，我毫不怀疑，换了另一个编选者，这本书就不会是象现在这个样子。或许多一半的篇目会保留下来，但有一些一定会被另外的作品所取代。

选进本书的作品，在反映生活的深浅程度上存在差异，是自不必说的。即在艺术表现上，有些作品也远不是无可挑

剔。它们可贵的地方，我以为在于真正是从生活出发，从真实的生活感受出发，写了它们的作者对于生活的最初的观感。这就让你感到亲切并且乐于信服了。

一篇文学作品，最要命的是读者不相信：不信它写的人物是真的，不信它讲的事情是真的，不信它表现的感情是真的。——不给人以真实感的作品，还能谈得上什么呢？

我作为一个读者，对这种作品（我真不愿使用这个词）一向极为反感。我们容忍艺术处理上的某些失当和失误，能够容忍由于生活不足、功力不足所带来的种种缺陷；对于初学者的稚拙，我更乐于抱一种宽容态度。但对于那些瞎编一气的东西，对那些用各种“文学”调料配制出来的东西，对那种伪文学，我却不能忍受。每逢读了这样的赝品，我都有一种上当受骗感。实际上，它们的作者确也在捉弄人，他们在骨子里对将要读他们的作品的人是轻视的。

可惜的是，这样的作品现在并不少见。

它们被郑重其事地评论着。

它们俨然已经取得了合法性。

也许我说得严重了些，事情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但在文学创作中存在一种编造风总是事实。这种风气没有受到严肃的批评和普遍的抵制也是事实。为了维护我们的文学信誉于不坠，为了使新一代的作者不受这种风气的浸染而永远保持对于文学的纯真感情，现在是到了该想办法的时候了。这里我首先想到文学期刊和出版社的编辑同行：他们的心肠得先硬起来，给那些编惯了的人几个钉子碰。应该承认，我们过去给他们的鼓劲是太多了……

最近病逝的美国作家约翰·契弗说过一句很好的话：“文学是有理智的成年人之间的一种最高形式的思想交流。”我想在这句话的后面补充一句：真诚是实现这种交流的最基本的条件。

什么叫做真诚呢？就是你写下的东西不只来自生活，也来自你的心灵，它们不只是你的所见所闻，也是你的所感所思、所爱所信，你是敢于对它们负责的，你不只觉得它们对你自己是重要的，对他人——你的读者，你感到也是重要的，于是你带着一种自信，一种不是总能体验到的激情，一种与他人交流的热望，把它们写出来了。

我要说，这二十五位年轻的作者正是这样打动了我的心。

在我阅读他们的作品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他们在与我这个读者讨论我们的生活。每读完他们的一篇小说，我都仿佛听见有一个声音在这样问我：怎么样，我给你讲述的这件事情，你过去看过、听过、想过吗？对于这样的人，这样的事，你是怎么看呢？你不觉得这在我们的生活里是很重要的吗？

面对这些“对读者”，我激动，我沉思，我欣慰，我感奋，我焦灼不安，我落入无边的遐想，我情不自禁地想找谁谈谈：谈谈应该怎样关心小差子这样的孩子，谈谈我由“黑阎王”想起来的另一些农村老头，谈谈《绣花床单》这篇简短的生活故事所给予我的震动……

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文学就应该是这样子，它在人们心里就应该引起这样的内心反应或共鸣。这是我自接触文学时

起就形成了的观念。这也是我用以衡文的一把尺子。

我觉得，这些年轻的朋友这样开始文学写作，是对的。

一个作者推开一大堆等着他干的事情，在写字桌前坐下来，是因为他有话要讲。而不是坐下来才想：这一次讲点什么。

文学写作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它不能靠刺激，靠挤榨，靠编造。它不是一种职业。作家首先是热爱并积极参予生活的人。

据我所知，本书的作者们生活得颇不轻松。他们有的把孩子交给母亲，克服各种困难在读着大学；有的为了让爱人去深造，一个人挑起了家庭重担；有的做着基层工会工作，整日里被各种会议、报表和琐碎事物搞得喘不过气；有的已经进入中年，活脱脱是现实生活中的陆文婷……对他们来说，业余写作，就意味着对于难得有的一点休息时间的自觉放弃，意味着每天晚上要苦熬到十二点，意味着在本来就不轻松的肩上再压上一副担子。而对有些人，它还成为一种精神负担：他们常常为此遭致周围人们的物议。他们所以放不下手中的那支笔，是因为生活里发生的任何事情对他们都不是无关痛痒的，他们是生活的主人，他们要发表对生活的看法。

这个动力是强大的。

这二十五位作者正站在文学写作道路的起点上。不用说，他们会接着写下去，会一天天地老练起来，成熟起来。我现在想的是，当他们取得成就，有一天重新翻开这本书时，他们当不会象某些人那样“悔其少作”。他们可能会笑于自己早年作品的幼稚，甚至于吃惊它们的浅薄，却决不

会因为自己在最不能作伪的地方掺入了虚假而羞愧难当。说不定他们还会不无自豪地想：我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这是多么好啊！

1982. 7. 20.

目 录

序.....成 刚 (1)

绣花床单.....杜保平 (1)

影子.....杜保平 (9)

希望的绿叶.....王德忱 (23)

双井屯.....王 祁 (35)

除夕.....杨若木 (51)

差子考试.....杨若木 (69)

欢聚.....孟令政 杨永泉 (87)

炊烟袅袅.....王永奇 (96)

白头翁.....黄献国 (108)

家乡的小路.....邓致远 (123)

嘲哄队长.....陈景河 (141)

“黑阎王”轶事.....陈景河 (159)

老师，光荣属于您.....朱光雪 (169)

乡恋.....	王家男 (185)
串门儿.....	郝国忱 (196)
新婚礼服.....	余瑛瑞 (208)
乡风.....	解厚春 (222)
情书的真情.....	王浙滨 (234)
覆盆子.....	顾 亦 (249)
要理解,但不要谅解.....	王小克 (262)
重逢在山沟.....	李健君 (277)
零的骚扰.....	隋洪润 (290)
我们的“球王”.....	齐铁民 鞠显友 (297)
变化.....	王雅贤 (313)
船长的魄力.....	凌喻非 (321)
下马难.....	张蒂远 (348)
生活从这里开始.....	张蒂远 (375)

杜保平

绣花床单

下班了。顾桂兰老师把十几本没批完的作文本往手提包里一塞，急匆匆走出校门。她天天这么急匆匆的。可就是这样急，等她到幼儿园接回女儿翠翠，下了有轨电车，乘上汽车，又换乘无轨电车，然后再走上半小时，到家时还总是过了七点钟。

照例，她站在小走廊里让翠翠拎着提兜走进屋去；照例，她隔着屋门，把大棉袄一脱，往床上一甩，挽起袖子下厨房。

一切全是照旧，唯有顾老师的心情与往日不同，眉宇间透出了她内心的焦躁。她一边淘米，一边自言自语：“这样做好吗？到时候怎么把东西往外拿呢？”恰在这时，翠翠进了厨房，欢天喜地地问：“妈妈，我说今天兜子怎么那么沉呢！你买了新床单啦！妈妈，真好看，咱们今天就铺上吧？妈妈，你还买了两瓶什么呀？是果子露吗？”顾老师心情更加焦躁，她厉声说：“什么都问！把酱油给我拿来！”翠翠受了不白之冤，眼圈红了，小嘴撅了起来。顾桂兰心疼了，赶紧和颜悦色地说：“翠翠，那床单不是给咱自己买的……生活应该艰苦朴素，你又忘了？这是两瓶酒。买这些干什么，

你就不要问了。把酱油给妈拿来。”懂事的翠翠不再问了，该让自己知道的，妈妈会告诉自己的。是啊，翠翠是顾老师的独生女儿嘛。四年前她的爸爸因病去世了，现在，回到家里，她既是妈妈的女儿，又是同妈妈交谈的朋友。翠翠也比别的孩子早熟，还不满六周岁，就知道帮妈妈分担家务了。

翠翠拿起酱油瓶，说：“哎呀，妈妈，酱油没有了。”

“对了。”顾老师说了声，赶紧解下围裙，告诉女儿：

“翠翠，你等着，妈去买酱油。”她回屋穿上大棉袄，拿起酱油瓶，奔早晚服务商店去了。

翠翠自己呆在屋子里，忽然觉得有点儿害怕，就站在窗台上往外瞧。这时，有人敲门。翠翠转头问：“谁？”门外人答道：“是我。顾老师在这儿住吗？”翠翠跳下床打开门，一看，是个戴一副近视眼镜的男人，就问：“叔叔，你找我妈妈呀？她买酱油去了。你等一会儿吧。”

“噢。我也是七中的，跟你妈在一个学校。”叔叔进了屋，坐在床沿上，问她：“你叫什么呀？”

“我叫翠翠。你叫什么呀？”

“我叫张辛。你们吃饭了吗？”

“早呢，还没做呢！”

“天天这么晚吃饭呀？”

“嗯。”

张辛是新近调到七中来担任党支部书记的。他到任以后了解到顾桂兰家里比较困难，就到这儿来瞧一瞧。他坐在椅子上环顾了一下。小房间收拾得十分整洁，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他想：“住这么远，还这样干净利索，够她累的。”

张辛推推眼镜，把目光移到箱子上，瞧见了放在箱子上的两瓶西凤酒，旁边还有一个大纸包。他很纳闷，顾老师家挺困难，又没有男人，怎么还喝这么贵重的酒呢？翠翠见他盯着酒瓶子出神，就跑过去，把纸包剥开，将里边包着的床单摊到床上，歪着头问张辛：“叔叔，多好看，我妈买来的。”

那是一个漂亮的床单，淡蓝色“的确良”上，绣着四簇百合花。张辛不觉摇了摇头，想：“看来顾老师不会过日子。”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翠翠吐了吐舌头，说句“我妈回来了”，就忙手忙脚地把床单收起来，放回箱子上。“砰！”门被推开，恰好把张辛关在门后，接着，大棉袄飞到床上，脚步声响到厨房去了。翠翠跑到厨房，说：“妈妈！咱家来客人了！”顾老师转过身，见张辛已走进厨房，正站在自己身后。

“哎呀，张书记！快进屋坐！”

张辛摆摆手，说“快别客气，做饭吧，都七点半了。”

顾桂兰不好意思地说：“那，我就做饭了。”她一边往炒勺里放油，一边说：“翠翠，切棵葱。”翠翠早已切好了葱，放在勺子里，递给她。“酱油！”顾老师又头也不回地伸过手，翠翠递过早就拿在手里的酱油瓶。大勺里噼噼啦啦地响着，一会儿，一个炒白菜胡萝卜就被盛到盘子里了。

屋子里，顾老师和翠翠坐在圆桌边吃饭，张辛坐在床边和她聊了一会儿家常，然后话题转到顾老师要调转工作的事情上来。

顾老师早就想调到离家不远的九十九中学来。可是，那几年，想调动一下工作犹如登天。打倒“四人帮”后，前年，下来了一个文件，说类似她这种情况的可以本着就地就近的原则调转工作。她可高兴了，以为马上就可以顺利解决了。没想到跟领导谈一次，领导回答一个“研究研究”，再谈一次，又是一个“研究研究”，弄得她莫名其妙，不明白这事究竟还有个什么研究劲儿。她几次三番找领导谈，最后，那个女书记颇有些愠色，说：你死了那条心吧。咱们人还不够呢。”有个好心的同志小声劝她：“你呀，死心眼儿，给领导送点儿礼不就解决了！顾桂兰急了，大声说：“送什么礼呀，公事公办嘛！”话传到了书记耳朵里，她冷笑了一声，说：“哼！叫她等着公事公办吧。”调转的事就拖延了这几年。上周一，学校调来了新书记，那位好心人又劝顾桂兰说：“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吧？赶快，趁张书记新来，把礼物早点递上去，下个月你就能到九十九中领工资了。”顾桂兰觉得不好意思。好心人说：“哎，我听说他的女儿最近要结婚，你就借这个题目买礼物，名正言顺……买点儿象样的，别花了钱还叫人家瞧不起，没钱我借给你。”

顾桂兰原打算明天去张书记家的，没想到他却来了，还主动地问起调转的事。她便重又谈了一下自己的困难和要求。张辛说：“我们回去研究一下。”“又来这一套！”顾桂兰心里一阵愤慨，继而又想到东西是买对了。“现在就给他？”她踌躇再三，决定还是明天登门献礼，那样也显得郑重些。

第二天，顾桂兰下班后领着翠翠把礼物送到张书记家。

真不巧，张辛不在家，可是顾桂兰却觉得这样正好——当着书记的面她不好意思。顾桂兰和张书记的爱人唠了一会儿咯，吞吞吐吐地讲明了自己的来意，最后说了句：“听说您的女儿要结婚了，送点礼物表表心意。”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掏出床单和两瓶酒，不顾对方的拦阻，搁下就拔腿噔噔噔下了楼。

好象讲完了一堂公开课，焦急地等待大家的评议一样，她盼着回音。可是在学校里，她却又怕和张辛见面，心里说：“怎么也得一个月啊，急什么。”

一周以后的一天，顾桂兰领着翠翠在七点钟回到了家，她又去买酱油了，临走说，给翠翠买个大苹果带回来。翠翠站到窗台上，盼妈妈，盼苹果。

那位戴近视眼镜的张叔叔又来了。翠翠一眼就认出了他。她大眼睛一眨一眨地说：“你是张书记！”

张书记放下鼓鼓的提兜，捧着翠翠的圆脸蛋，也眨了几下眼睛，学着翠翠的声调说：“你是翠翠！”

翠翠开心地笑了，心想：“这个叔叔一点也不摆大人架子，对小孩可真好！”于是她就叽叽呱呱地跟张书记谈起话来：“我妈妈买酱油去了，说回来给我买一个大苹果！你爱吃苹果吗？一会儿咱俩吃！”张书记听了忙从自己的提兜里往外倒苹果，倒了满满一圆桌，说：“翠翠，来，叔叔请你吃苹果！”他等着看翠翠喜出望外的样子，可她却皱起眉头说：“我不吃。”

“怎么不吃啊？”

“我妈不叫我吃。前天有个阿姨来我家，叫我妈给她转

个学生，送给我家也是这么多苹果，我妈全叫她拿回去了。”

张书记想起来，昨天顾桂兰曾找他谈过转一个学生的事。他掏出小刀，一边给翠翠削苹果皮，一边说：“这苹果你妈一定会让你吃的。唉，翠翠，你妈妈每次给你买苹果都是只买一个呀？”

“不是，从前一买买好几个呢，我妈说这个月没钱了。”

削苹果的手有些颤抖了。“可不是吗，顾老师一个月挣四十二元钱，给我买床单和酒就花了二十来元哪！”

翠翠的眼珠随着张辛手中的苹果打转，张辛瞧着翠翠出神。苹果削好了，张叔叔说：“等一等，让我把你的鼻涕擦一擦再吃。”说着掏了掏口袋，没摸出手绢来。环顾了一下，看见床上铺着一条手绢，就说：“你去把那个手绢拿过来。”翠翠顺着张辛手指方向回头一看，笑了，诡秘地说：

“你自己去拿吧！”张辛走到床前，去抓手绢，却不料连床单一起抓了起来——原来是缝在床单上的。翠翠笑得都喘不过气来了，她指着那床单说：“床单破了个大洞，我妈妈拿这手帕补上了！”这天真的孩子笑个不住，张辛不仅笑不出来，连眼睛都潮润了。

走廊里又响起脚步声。“砰”的一声门响，被关在门后的张辛又看见大棉袄飞上了床，然后听见脚步声进了厨房。翠翠要出去喊妈妈，张辛慈爱地朝她摆摆手，附在她耳朵上说：“你在屋吃苹果吧，我去替你干活。”

张辛走进厨房，正听见顾桂兰喊：“翠翠，切棵葱！”张辛不做声，从菜篮子里抓了棵葱，切好，放到勺子里递给

